

再过一天,就是元宵节。过了正月十五,这也就过完了。要说今年春节期间最热的话题,当然是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。从正月初一上映,近半个月的时间,无论是媒体还是朋友圈,对《流浪地球》的讨论从未止息。

目前,《流浪地球》的豆瓣评分为7.9分,虽然之前有“《流浪地球》豆瓣被黑”一说,但钱报记者认为,总体而言,这还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分。作为“中国科幻大片的第一次尝试”(刘慈欣语),无论是它传递的思想,还是演员的表演,以及影片的制作都可圈可点。事实上,它也获得了应有的赞誉,电影上映后,虽争议有之,但多是正面的声音。

不能否认,《流浪地球》的评论热度越来越高,其背后是家国情结的加持。对于很多观影者而言,这半个月来,目光一直追逐着来自各方对电影的评价,这些话语之间,分寸是否合适,立意是否公允?最终还是想听一听几位《流浪地球》的“硬核人物”怎么说。

所谓“硬核”,当然是离电影、原著最近的人。钱报记者采访了电影《流浪地球》的原著作者刘慈欣、导演郭帆、学者严锋——他是国内报刊上首次提到小说《流浪地球》的评论家,他们的观点中,有对《流浪地球》最恰当的评述,以及我们的想象力在迈向星辰大海的节奏。

刘慈欣(原著作者)

这种面向未来的宏大叙事 获得了当代中国人的集体认同

本报记者 屠晨昕 通讯员 翁兆芳



要讨论《流浪地球》,如果少了刘慈欣,无论话题多么热烈,都是要打折扣的。因为他是电影《流浪地球》的原著作者、监制,也是编剧之一。

电影上映后,刘慈欣已经在不少场合表达他对电影的满意度。接到记者的电话,他的第一句话也是表达了自己的惊喜——“一时间很难相信这是中国科幻大片的第一次尝试,即使以美国科幻电影的标准衡量,在特效、故事等方面也达到了一流水准。”

刘慈欣说,他一直认为,好的科幻是把最疯狂的幻想描述成新闻报道般的真实,“电影《流浪地球》所营造的充满厚重史诗质感的场景做到了这一点”。

在刘慈欣看来,电影有两方面评价:一是口碑,二是票房。“第一次拍科幻大片,要做到口碑成功比票房成功还难,因为中国的观众也好,评论家也好,之前都看过了不少科幻大片,他们心中早已有一个标准,那就是好莱坞的标准,这是非常高的标准。”刘慈欣感叹道。因此,他认为只要《流浪地球》口碑上取得成功,票房无论成功与否,都已经是巨大的成功。

科幻文学背后的经济信号

《流浪地球》“带着地球去流浪”的设定,第一次把中国人对家园和土地的深厚情感,在太空中展现出来。可以说,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、建立在中国文化背景上的科幻电影。

因而,电影上映后,各方解读有一个集中点,就是其背后的中国与中国文化。

在抛出刘慈欣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前,不妨先看看近年来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。

大约十年前,从《三体》大火开始,中国科幻文学跃出了封闭的小圈子,获得了广泛关注,这股热度持续发酵,培养了大量“硬核”科幻迷。在刘慈欣和《三体》的“粉丝”中,有雷军、傅盛、周鸿祎等众多互联网新贵,正是互联网圈这些极有实力的“死忠粉”,有望成为中国本土科幻产业强大的资本后盾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似乎近几年来科幻从爱好者不求回报的单向投入,变成了“钱景”不错的一门“生意”。

有关科幻的每样活动听起来都“不差钱”,各路资本忙不迭地找上门来。而且,令人

人应接不暇的各种科幻大会和科幻奖项层出不穷——中国科幻大会、亚太科幻大会、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、冷湖奖等等。其中2016年始创、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科幻大会已办了三届——据北师大教授吴岩透露,这种由国家主导的科幻大会,全世界仅此一家。

当初《科幻世界》杂志培养的科幻作者与读者群,近年来办起了许多新兴科幻文化传播机构,诸如:八分光、天津微像、未来事务管理局……这些机构的业务,从出版策划、写作奖项,到孵化新一代科幻作家,异常纷繁。

满足了大众寻证的叙事方式

对本土科幻文学如此“形势一片大好”,作为“宇宙中心”的刘慈欣与记者分享了他的看法:“科幻文学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风向标。当一个国家的未来具有吸引力,处于快速发展时期,充满了机遇与危机,这样的环境正是滋生科幻文学的土壤。目前,中国恰恰处于这样昂扬向上的历史阶段中。”

刘慈欣认为,中国的科幻文学走入“黄金时代的开端”,正是大环境使然:“中国现在最强的感觉是什么?是未来感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当代中国这么强烈的未来感,这种未来感就是未来给人的吸引力,对未来的乐观和向往,别的国家都没有办法与当代中国相比。”

“国运盛,文运盛。这一点对于科幻文学是极其准确的,在一个落后的、贫穷的、发展缓慢的地方,科幻文学肯定不行。不论你有多么有水平、有创意的作家,你也不行,得不到承认。”刘慈欣对记者说。

现阶段的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期,大国情怀在民众心中逐渐浮现,刘慈欣认为,电影《流浪地球》面向未来的宏大叙事,如一幅巨大的画卷在电影院里向最广泛的普通中国人徐徐展开时,恰好满足了这种全民集体认同感。

“这其实是一个国家在总体国力上升的过程中,必然需要去寻证的一种叙事,即从集体主义、民族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方式。”刘慈欣剖析道。

的确,还有什么意象,比地球本身更能代表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?

真正的

所有科幻电影执行的观点是不中肯

郭帆(导演)

中国人不太习惯仰望星空 因为我们更眷恋脚下的土地

本报记者 陆芳

小说《流浪地球》,最初发表在2000年《科幻世界》上,电影《流浪地球》的导演郭帆说自己很早就看过这篇小说,印象深刻。

“2015年,记得是中影找到我,当时有几个项目在聊,有三个是大刘的作品,《流浪地球》、《微纪元》和《超新星纪元》。当时想来想去,只有《流浪地球》可以拍,其他两个很难拍出来的。”

中国硬科幻电影在《流浪地球》之前没有先例,郭帆对钱报记者说,它从一开始就设定与好莱坞科幻片“完全不一样”。

“就是好莱坞类型片如果想在国内落地,它最大的障碍是文化上的区别。可以举一个例子,比方说《钢铁侠》,如果我们把《钢铁侠》的剧本翻译成中文,然后我们拿同样的钱同样的团队,把演员换成中国人,整个故事都不会成立。”

从中国的传统生活出发 寻找电影的落脚点

在郭帆看来,“中国人在文化上不太习惯于讲科幻这个东西,或者说对科幻没有特别明确的概念”。不过,这个文化上的“障碍”,目前已经有了可以迈过的基础,“科幻片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性,就是只有国家有了一定的国力之后,才能去拍科幻片……中国(现在)是因为国力强大了,才可以去做。”

在好莱坞的电影中,主人公去拯救世界的时候是无所顾忌的,“如果我们这么去拍的话,观众会怀疑,凭什么呢?所以我们在影片(《流浪地球》)中,会做各种设定。我们写了一个普通人的救援过程,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,我们没有超级英雄。”郭帆说,“我们都是一个的普通人,靠团结的力量去完成,这在中国是容易被理解的,我们是通过这个去克服文化层面语境的困难。”

“另外一个文化层面的语境困难,是我们的价值观。西方人的科幻经常展现星空大海,但中国人不太习惯于仰望星空面朝大海。因为我们更多的是往下看,我们热爱脚下这片土地,我们更喜欢脚踏实地的这些生活。这跟我们几千年来生活是有关的,毕竟我们是农耕文明而来……(我们)觉得我们这片土地是最有价值。这是不同的文化,当这种文化在接进类型片的时候,一定要找一个落脚点。”

正因如此,当电影“带着地球去流浪”,这种中国人独有的“家国情怀”,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。

“如果是好莱坞的思路,如果地球出现了这么大的危机,跑了就得了,可以坐飞船跑或者坐什么跑,可以放弃地球。但中国人不行,北京的房子那么贵,对吧,按揭还没有交完,我们跑也得带着家跑。”郭帆说。

安装发动机,把地球推出去——郭帆觉得,这个形式是有浓郁中国特色的,是中国情感的一种表达。“这里的‘家’是赋予了这些情感色彩的,它不是简单的一个‘家’的概念。同时‘家’衍生出来就是人,这里面很多人合力在一起的时候,才能构

中国芯

「硬核」是

怎么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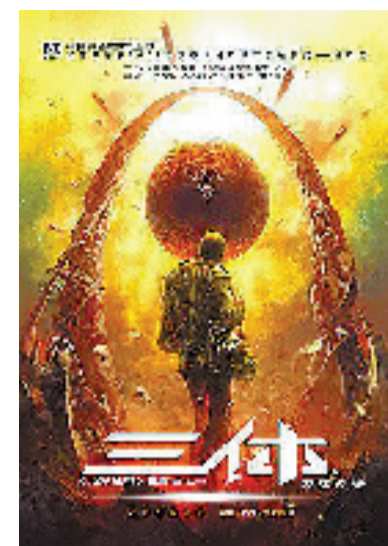
人物对星空的遥望

英雄情怀的争论越来越热烈



视觉中国供图

《流浪地球》之后 刘慈欣这些小说正在排队拍电影



●《三体》三部曲

2016年《三体》获得雨果奖,“大刘”和《三体》也成为中国科幻的关键词。即使有看不懂跳过的情节,你依然会惊叹于刘慈欣构建的浩瀚世界。



●《球状闪电》

这是一部非常惊悚的小说,将亲情与宏原子与量子态等等物理概念融汇于一体,非常开脑洞。

●《朝闻道》

一个“全知全能”的宇宙冒险者,可以解答人类科学尚未得到证明的几乎所有的问题,但知道真理后的科学家们会被立刻处死。当宇宙之美展现在眼前,生命是否只是很小的代价?

●《带上她的眼睛》

人类使用地层飞船深入地球内部进行探险,一艘地层飞船在航行中失事,下沉到地心,船上只剩下一名年轻的女领航员,她只能在封闭的地心渡过余生……她的生活通过一副传感眼镜与“我”联系在一起。

●《超新星纪元》

超新星爆发了强烈的辐射,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,开始大量死亡。而1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基因的自主修复幸免于难,这些孩子在一年后将要肩负起领导国家的使命。只剩下孩子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?

●《乡村教师》

一个乡村教师,无意间拯救了整个人类的文明。这篇小说感人至深,其中有着对知识的尊敬,对真理的追求,对教师的赞美,对无法享受更好教育、知识结构失衡的乡村学生的同情,整篇小说充满浓厚的人文关怀。